南江札記

南江札記卷一

餘姚邵晉涵

春秋左氏傳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汲古閣本戊申誤作庚戌

阻兵而安忍　文選注引左傳阻兵而安忍杜註阻恃也辨亾論

六年商書曰惡之易也　今盤庚無此句莊十五年傳引書亦有此四字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粲曰當作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鄭駁異義引傳文若此

十一年蔿邘　周大夫有蔿國蓋食邑於蔿也玉篇野王縣西有邘城後漢書野王縣有邘城水經注邘水出太行之阜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

陘　後漢書郡國志密有陘山括地志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桓五年周公黑肩　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據賈注則莊王以周邑封其支庶公旦之後不得世封矣杜注作周桓公較賈注爲長

六年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　詩大雅旱麓正義愚齊正義兩引傳文並作先成於民

謂民力之普存也　我將篇正義引傳文作謂其民力之普存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文選顏延年曲水讌詩註引傳文作於是人和而後神降之福

周人以諱事神　淮南子高誘注云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陸氏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孔疏云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當從高註

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地理志瑯琊折泉縣有折泉水水經注折泉水出縣北松山東南入濰

蒲騷　通典應城縣有古蒲騷城

十七年夏五月　沈廷芳曰序疏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又禮記中庸疏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此有夏字當是後人妄增耳陳樹華曰石經及淳化本無夏字公羊同

莊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史記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嘗有怨於無知及其往游雍林襲殺無知索隱曰本亦作雍廩是雍林乃地名也杜注雍廩齊大夫與史異

九年生竇　史記作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瀆

堂阜　史記索隱引賈逵曰堂阜齊北境

十二年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今本杜注無中有湯冢四字疑闕文也書帝告釐沃篇正義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水經注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皆與今本不同

十四年使謂原繁曰　史記作而讓其伯父原無繁字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　水經注引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據此則劉光伯規過以蓋爲車

蓋者其說可從孔疏駁之非也列子亦有投蓋語

閔元年天若祚太子　祚當作胙

今名之大　史記晉世家作今命之大

其必有衆　風俗通義引作以是有衆不亦宜乎

杜注有衆象　史記正義引註作衆多之象

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水經注引作渭隊服虔曰

隊渭汭也則服本作隊

衛懿公好鶴　太平寰宇記故鶴城在長垣縣南十七

里

立戴公以廬于曹　鄭箋引傳作以廬于漕

以戌曹　詩疏引傳作戌漕

衣之尨服　漢五行志作衣目尨服

尨涼　說文引傳作䵨掠

受脤於社　大明緜正義引傳作受蜃於社

大帛之冠　雜記鄭註引傳作大白之冠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　今本作曹伯據正義則左氏與公羊穀梁同作曹師又莊三年經公次於滑襄二十年傳次於雍榆正義兩引此文皆作曹師是今本作伯者譌不經亦作師

聶　說文作嵒

齊人以歸　石經作齊人以尸歸係後人增入

公敗邾師于偃　註偃邾地汲古閣本脫四字

莒挐　今本挐作拏釋文及岳本俱作挐傳同

三年徐人取舒　玉篇舒作[舍+阝]

未之絕也　石經及淳化本俱作未之絕也岳本誤作未絕之也明人諸刻本皆承其誤

四年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史記索隱云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疆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隋書地理志北海郡臨朐有穆陵山今在青州府臨朐縣東一百五里大峴

山上有穆陵關太平寰宇記無棣卽棣州無棣縣元
有兩無棣縣一屬河間路之滄州一屬濟南路之棣
州明改河間之無棣爲慶雲屬滄州改濟南之無棣
爲海豐屬武定州今海豐滄州竟指有無棣溝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說文云禮祭束
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謂莤酒象神歆之也春秋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晉書地理
志零陵郡泉陵縣有香茅云古貢之縮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沒而不
復

敢不共給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敢不共乎

方城以爲城　史記索隱云案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憑據

漢水以爲池　釋文作漢以爲池文選注引作漢水以爲池與今本同

雖衆無所用之　商頌正義引傳作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一薰一蕕　內則鄭注引傳作一燕一廇

公田　檀弓正義引作公獄

犬斃　說文引傳作犬獘

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　玉篇引傳作𩈸車相依

晉不更舉矣　文選注引作不再舉矣

丙之晨　漢書律歷志引作丙子之辰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引作袀服

虢公其奔　漢書五行志奔作犇

丙子旦　漢書五行志引傳丙子上多十月朔三字

必是時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必此時也

及其大夫井伯　史記晉世家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

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

世說新語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

六年杜注故蔡侯將許君歸楚　從淳化本增侯字

七年心則不競　風俗通義引傳作心苟不競

若君去之以爲成　石經及淳化本俱作君若

九年不務德　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

其在亂乎　水經注引作其有亂乎

杜注言其幼賤　文選注引杜注作幼稚

十年子弒二君　文選注引作子弒二公

君其圖之　陳樹華曰足利本失刑乏祀君其圖之下有乏祀爲無主祭也七字注今本皆脫

杜注將因巫而見　史記正義引注而作以

敝于韓　論衡引作斃之於韓

呂甥　史記作呂省

十一年受玉惰　說文引作執玉惰省作惰

十二年楚人滅黃　史記楚世家作滅英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管晏列傳云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世世譜同

十四年沙鹿崩　今大名府東四十五里有沙麓山又府東三十里有沙鹿城亦謂之陷城

杜注猶無皮而施毛也　淳化本有也字

十五年侯車敗　吳師道曰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既吉而今車敗懼不祥故詰之徒父復告之云云按文勢涉河侯車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下始接晉君云云非指晉侯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指為晉侯誤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注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吳師道曰晉惠公烝於賈君故喻之如此詩刺齊襄亦云雄狐

晉戎馬還濘而止注還便旋也　吳師道曰注以還字句愚恐作一句讀言還轉于濘而止也以還爲旋改字而義又迂曲

反首拔舍　詩載馳正義引作反首茇舍孔穎達謂茇與跋通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周禮太祝疏禮記郊特牲疏引作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曰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　按孔氏正義本無曰上天降災四十二字陸氏釋文有之刻註疏者從釋文補入正義又誤以陸氏釋文爲杜注也

亦無衁也　說文衁从血亾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衁也

敗于宗丘　釋名宗丘邑中所宗也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通典宋城縣春秋隕石五見存太平寰宇記宋城縣北本宋國都有隕石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有潭即原所墜處說文磒落也春秋傳曰磒石於宋五

杜註鷁水鳥　文選注引杜註云鶂水鳥說文鶂鳥也春秋傳曰六鶂退飛

吉凶焉在　漢書五行志引作吉凶何在

非吉凶所生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非吉凶之所生也

齊徵諸侯而戍周　石經侯下無而字

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寵　文選註引傳作齊侯好內多寵漢書五行志注同今本多字下衍內字盖因下文因內寵而誤增也杜氏釋內寵在下文則多字下無內字明矣

十八年而從師于訾婁　岳本從作後

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　石經作宋襄公乃改刻

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風俗通義引作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

退修教而復伐之　釋文以復字爲衍諸刻本皆有之

詩皇矣正義及文選註皆引作復伐之

二十一年務穡勸分　論衡明雩篇引作務嗇

實司太皡　皡从日月之日不从白

二十二年蠭蠆有毒　說文蠆作蠤或作蠆

而況國乎　文選注引傳無而字

天之棄商久矣　後漢書注引傳弃作廢

隘而不列　文選注引傳作隘而不成列

入饗於鄭　淳化本饗作享

饗畢　石經饗作享

二十三年齊桓公妻之　蓋以正室之禮待之矣姜氏有遠謀故列女傳稱晉文公迎之以歸爲夫人

而誅無禮　周禮司儀疏引傳文作而誅無禮者

何以報我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傳作則何以報我

以與君周旋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周還

廣而儉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廉而儉

公子賦河水　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而誤也其說近是蓋公子以父母之邦莫肯念亂而思歸也

二十四年臣之罪甚多矣　水經注引作臣之罪多矣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檀弓疏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投其璧于河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而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

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
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以田渭濱　韓非子作惠寶
而使管仲相　幽通賦注引傳作相之
王城　史記索隱引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
今名武鄉城也今本闕
天實置之　史記置作開
下義其罪　史記義作冒
不食其食　史記作不食其祿
王使伯服　鄭世家作伯犕

以蕃屏周　文選注引傳作以藩屏周室

郕　潛夫論作成

郇　漢書地理志作栒

茅胙　潛夫論作茆祚

及坎欿　郡國志作坎埳水經注引傳仍作坎欿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語不可解五年會于首止正義引此作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蓋弟係氏之訛淳化本無弟字

石甲父　廣韻作甲石甫

二十五年掖以赴外　詩衡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

始起南陽　岳本起作啓

軍吏　呂覽爲欲篇作師吏

得原失信　呂覽爲欲篇作得原失寶

餧而弗食　後漢書註引作不食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　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

歸太康地志曰歸鄉古夔子國

小人恐矣　文選注引作小人則恐

室如縣罄　文王世子正義引傳文及杜注云罄盡也

今本注闕

用不敢保聚　石經旁注用字下有是字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　釋文作責禮也

二十八年謂楚人曰　石經及淳化本謂楚人下無曰字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傳作鄉役之三月

命晉侯侑　岳本侑作宥

策命晉侯為侯伯　案以策命晉侯周官內史所謂以策命之也東遷後周禮未墜此亦其證

弤弓矢千　韋昭國語注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傳作弤弓十弤矢千石經弤弓下旁增十字

及而玄孫　岳本作而監本誤作其

聞君至　岳本作君北監本作公誤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解六畜之語

三十年然鄭亡　石經作雖然鄭亡係乾符修改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若字將字係旁增淳化本無若字將字與石經同

三十二年孟子　石經初刻作孟兮釋文云本或作孟兮

三十三年無禮則脫　喪服小記鄭註引傳脫作說

犒師　呂氏春秋悔過篇曰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

奚施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
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
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
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唯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
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
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朮也視也於東邊
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
拜稽首受之

彼貿搆吾二君　石經岳本搆作構

詩曰采葑采菲　淳化本作詩云

烝嘗禘于廟杜注新主既立特祀于寢　岳本無立字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石經錫作賜淳化本

岳本與石經同

二年周志有之　杜注周志周書也卽今逸周書大匡

解也正義乃云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

誤矣

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　石經穆下無公

字

隊而死也　石經作墜

楚人滅江杜注滅例在文十五年　淳化本無文字

諸侯敵王所愾　說文鎎怒戰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鎎

玈弓矢千　石經矢字上旁增十字玈字

五年德之不建　水經注引傳建作逮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杜注行父季孫友子　岳本監本無孫字

辟刑獄　岳本作獄刑

道之以禮則　石經作道之禮則

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石經及淳化本俱作叔彭生無仲字與公穀合漢書五行志水經注引

傳俱無仲字筐岳本作匡

錫穴　岳本作錫

彨斑　岳本作班

十四年盧戰黎　石經及岳本黎作棃十六年傳毛本亦作棃

十五年經齊人侵我西鄙　岳本有秋字

經十有六年　石經脫春字後旁增

因子揚窻　石經岳本作窻

乃助之施　岳本作乃毛本誤作夫人

王姬使師甸　檀弓疏引傳師甸作甸師

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釋文作命于楚
厚斂以雕牆　石經及岳本作彫牆
胹熊蹯不熟　岳本作不孰
以視於朝　石經及岳本作以示於朝
乃宦卿之適子　淳化本岳本適下無子字
四年汰輈　岳本作汏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朱梁補刻石經作楚人謂乳
為穀謂虎為於菟
十二年楚君討鄭　石經作君毛本誤作軍
屈蕩戶之　石經岳本俱作戶漢書王嘉傳師古注引

左氏傳屈蕩尸之今永懷堂本亦作尸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作霍人解揚字子虎晉世家作楊

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注兵法云云見孫子用間篇疏未詳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　周禮大司馬正義引左傳作自內虐其君曰弑又云自內虐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今本脫內字石經有內字

成二年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　觀下文注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則西字似衍檢史記集解引齊

世家引服虔注云欲令齊隴畝東行則服注無西字

十五年伯州犂奔楚　潛夫論作伯州黎

襄十年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晉楚方爭不得會諸侯於楚地昭六年注云柤鄭地疑楚字係傳寫之訛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蓋當時因會於柤而荀偃士匄知偪陽之可取故下云遂滅偪陽

十三年小人農力　石經農作展

十四年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傳文無其字引杜注肆恣也

二十四年皆踞轉而鼓琴　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太元經軫轉其道馮衍賦紆軫而多㬠是軫通作轉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轉爲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六年殺子叔及太子角疏云剽無謚故稱族　案子叔卽殤公也何得云無謚左傳上文屢稱子叔此仍其故稱耳

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　文選謝瞻戲馬臺詩注引杜注云夫子孫文子也今闕

政將在家杜注故政在家　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

家也

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杜注延州來季札邑　水經注淮水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也與疏並食二邑異

昭五年鄭伯勞諸圉　風俗傳云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於境以虞其患故曰圉寰宇志雍丘縣

七年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伯有爲子良之孫雖身無義而死猶不當絕其後人故立良止者正也然

惑人惑於鬼神之事並立公孫洩而亦以寬子孔之罪所謂反之也媚者順也如媚於天子之媚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本或作能行孔疏以良字斷句言孟縶之足雖不良而尚能行故衛可立不可立之問及孔成子以周易筮乃用建侯之義而立靈公

十一年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振奮也學游水者先沒於水下而後奮出水上如其力盡須人援手以拯之使其無拯則力盡而斃矣此以游水喻也疏謂振亦救也未詳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　宿於薳氏結上事也

生懿子及敬叔傳終言之杜注謂似雙生恐非確義用隱太子於岡山疏云岡山闕不知其處　輿地廣記荆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

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呼　史記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

十四年平丘之會　吳師道曰平丘之會至猶義也夫當是傳者申言之殺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予產古之遺愛也語例之恐止一句爲是

十六年不亦銳乎杜注銳細小也正義曰銳是鋒芒不得爲折　此疏上下當有闕文蓋舊說必有銳訓折

者故孔氏駁之

十八年祈於四鄘　或以為後世祀城隍所自始

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鄸城故老言古曹之鄸邑也大鄸或作大鄉

丙辰衛侯在平壽　下文有丁巳晦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旣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是劉光伯以為日誤者是也疏旣引劉說復欲強申杜義殊費周折案丙辰或是丙午之訛

齊侯田于沛　通鑑音注引水經注土地名云今臨淄

有瀘水西北入沛卽班志所謂如水

守道不如守官　吳師道曰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耶孟子所引無之決非夫子語也杜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其說似美而非君招當往非制非物不往豈非道乎

古之遺愛也　吳師道曰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卽所謂惠人也猶言叔向古之遺直也前注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此注亦當從之

二十一年與華氏戰于赭丘　後漢書郡國志陳國長平縣有赭邱城

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本或作沈于河史記正義引傳文作沈于河漢書五行志王子鼂目成周之寶圭湛於河

杜注珪自出水　史記正義引作珪自水出也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史記魯世家作文成之世漢五行志同裴駰集解引賈逵曰魯文公成公

二十六年使女寬守闕塞　闕塞多訛作關塞水經注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

次於隄上　疑即漢書所謂金隄也自曲防之禁久廢

河固早有隄矣不始於戰國也

定四年殷民六族　周禮司約疏引傳文及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本無之蓋周禮疏所引者非杜注

取於相土之東都　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周猶存其東都之舊稱則其聲靈遠矣

八年又戰于棘下　鄭志所謂先師棘下生蓋居於此

穀梁傳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久之也　白虎通義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

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八年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白虎通義崩薨篇曰

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

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魯世家隱八年與鄭易天

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裴注引穀梁此

傳集解又引服䖍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取郜大鼎于宋　魯世家桓二年以宋之賂鼎入

於太廟君子譏之集解引穀梁傳

四年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左傳隱五年正義

引白虎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以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十四年御廩災　劉向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劉向曰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

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白虎通義巡狩篇曰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

閔二年狄入衛　劉向新序卷八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

去狄人追及懿公于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
宏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
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衞
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衞於
楚邱

僖二十年五月己酉（今穀梁本作乙巳）西宮災穀梁以為愍公
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劉向曰釐立
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
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

之也（漢書梅福傳引此傳作曰其在祖位無之字）梅福曰此言孔子故殷後也（漢書梅福傳）顏師古曰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書也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劉向說苑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說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

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薦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劉向說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

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成元年古者有四民　劉向說苑卷七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

南江札記卷二

餘姚邵晉涵

儀禮正誤

士昬禮酬以束帛　鄭本作束錦注曰古文錦皆爲帛

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外昬姻之故　鄭本無外字注曰古文曰外昬姻案上云外昬姻此不宜異當從古文

腊一純　鄭本純作肫注曰肫或作純則是當時或本有作純者也案少牢饋食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亦當作純矣

士相見禮終皆若是　鄭本終作衆注曰今文衆作終

案衆字無意義宜作終

與衆言言慈祥　今本云言忠信慈祥大戴記注引此

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下文有言忠信三字因而誤

衍之也

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胳肺　今印本與石經胳上有肫

字案疏云介在胳又云或有肫胳兩言者云云又釋

文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

則胳上固無肫字又致疏之後說則作疏之時或本

已有兩言肫胳者矣石經與印本皆據或本而誤也

鄉射禮序則鉤楹外　鄭本序作豫注曰今文豫作序案記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　今本肺下有臑字案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

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　諸本皆云設洗篚案諸篇於此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篚在洗西則於此洗文意似複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霤爲節其衍明矣

騰觚於賓　鄭本作媵觚注云今文媵皆作騰案今文

義長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鄭本觚作觶注云今文

觶作觚案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

大射儀媵觚于賓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媵

及二觚字竝從今文

聘禮至于階三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本去三字注曰

古文曰三讓案宜從古文

至于階三讓賓升一等　鄭本亦去三字注曰古文曰

三讓宜從古文

庭實入設　鄭本無入字注曰古文曰入設案此庭實

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古文

醴不拜至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爲醴案宜從今文

不醴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作醴宜從今文

對曰非禮也敢　舊本敢下有辭字此傳寫者因注上之辭字而誤衍之也

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　鄭本此下有南上二字注曰古文無南上案經文惟言宰而已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又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

委于鼎西　鄭作奠注曰今文奠爲委案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記加莞席尋玄帛純　上大夫蒲席加莞席　鄭本莞皆作萑注曰今文萑皆作莞案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而萑乃葦屬爲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於此禮也宜從今文

覲禮迎于門外　鄭本作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外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今文有外門外之文則是有二門也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爲二門

之徵且以古文為正

上左　鄭本上作尚注云古文尚作上案上左云者以左為上也春秋傳亦有上左之文並從今文

士喪禮苴絰大搹　搹本作鬲釋文云鬲又作搹案喪服傳亦云大搹今定作搹

乃匕載　匕鄭本作朼注曰古文朼作匕案用匕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是也或作朼者似後人誤改之以別於其為器名者而改之不盡故匕朼誤也當從古文

置于西階上　鄭本于下有宇字案宇屋檐也不宜與

西階上連文葢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
注引此無字可以爲據

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　鄭本綏作墮注曰今文墮爲
綏案以文意求之當云授祭墮綏皆誤而綏於授字
差近

浴不櫛　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
氏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葢
傳寫誤衍爾

少牢饋食禮長七　鄭本七作朼今從古文

緆衣　鄭本從古文緆作錫案錫緆皆誤而緆於緣差

近

有司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　鄭本扱作捝
案上經云以捝湆注曰今文捝皆作扱皆此經文也
案士昏禮聘禮賓以柶祭醴二記皆云始扱一祭又
公食大夫禮曰扱上硎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蓋
以柶取物而祭則必扱之此亦以柶祭鉶也宜云扱
與記同不宜云捝當從今文

南面立于席西　鄭本從古文無南面字宜從今文增
二字

其挭祭　鄭本挭作綏案綏挭皆誤當云授祭而古文

換字差近

啐酒皆如尸禮　本云拜啐酒疏曰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案啐酒不當有拜宜從或本

禮記

檀弓陳莊子死章　孔疏案世本成子恒生襄子班襄子班生莊子伯毛本誤刻作成子當此必前後有公叔文子疏皆云獻公生成子當而誤也當乃常之譌

三禮

昊天五帝　鄭康成定六天之說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者明堂迎氣皆祭人帝唐以下謂

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案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閒則曰皇皇上帝梁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乎周官而下復合乎從祀於是郊之所至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陳祥道謂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三山林岊曰周之祭上帝

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卽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焉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袁淸容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案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卽天地也是連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月令而周官之

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竝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上盥皆止於五帝

祭天名數　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謂之九祭此康成之說也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此王肅之說也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謂郊丘不可謂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唐以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

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夫鄭氏之五天帝固不得爲天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祈農者重民食有求于天不得與南郊明堂比也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曰啟蟄之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大雩變禮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之書雩旱

祭也昭公之季辛一月而兩書見旱之極也鄭氏謂
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小序春夏
祈穀之文鄭氏已疑之故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
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夫是歟者疑之之辭也春猶
得以祈穀言夏不以祈穀言也孔疏引仲夏大雩以
祈穀實爲證是狥小序之失也袁清容定以南郊爲
一明堂爲二案祈農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而元
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雩則非常祭也

圜丘　圜丘獨見於周官大司樂其本文但言冬日至
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黃鍾爲宮云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不言祀天也鄭氏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謂崑崙此歷代祀天於圜丘所本也王肅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說率雜崔靈恩亦宗鄭黜王而於郊卽圜丘之說不能正其誤陳祥道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籥近郊宜或有此後代國於不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爲壇以象之耶夫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

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太蔟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蔟應鍾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澤降神之所爲祭地之所也鄭氏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爲北辰是天神有二矣或曰圜丘祀天之說非歟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也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及漢武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欲明言其事歟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

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大司樂之本文也朱子疑大司樂本文胡五峯非圜丘天神降地示出之語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　鄭氏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即社稷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謂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以謂后土黎所

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荅田瓊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按召誥之社於新邑社謂后土也甫田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則郊即后土后土即社胡宏曰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故周公祀

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宜乎社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定北郊失之矣郊祀天也社祀地也謂郊以祀地者非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祀地也用牲幣于社聞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僭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謂社不足以盡地此

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告於后土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且社有等差至于州黨族閭愈降獨天子之社為羣姓而立耳

燔柴泰壇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

雅雖各自爲書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埽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曰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訖次乃埽地而祭

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質故不祭於入功之壇
陸佃曰祭天之禮升煙於太壇奏樂于圜丘所以致
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
也其聲無形故奏于自然之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
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壇按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
之禋祀書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祭也又曰
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
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雜與燔柴之祭同
也鄭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圜丘止爲奏
樂之所且爲自然之丘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

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乎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也陸以自然爲正似然爲太簡是祀天之地有二也夫合於周官則太壇未嘗不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陸氏不知歷代祀圜丘之誤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以兆壇爲主而以祭法輔之秦壇雖不見他書然從古沿襲皆以壇壝爲正觀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官之三壝同壝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盟有壇鄭人先君

適四國宗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哉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之始郊日以至爲無冬至祭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祀天示先有事也葉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爲日至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

謂啟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制歟曰此魯禮也夫至日祭則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用辛是用辛者魯禮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卜從乃郊故魯以卜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然則周郊非辛歟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辛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張橫渠謂日至不必卜日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周不用辛有本歟曰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於南郊能

取二說而裁正之

北郊　北郊不見於經周官亦無之而獨見於鄭注鄭氏曰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分方丘北郊爲二其說本於匡衡蓋漢高因北畤而備五帝至建始時方立南北郊衡所引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禮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知其無據也遂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祀天就陽位祀地就陰位以強合鄭說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疈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

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合而爲一而不知皆非也

南江札記　卷二